

品雨

王双发

我喜欢像品诗一样品雨。雨落时,天地间一片朦胧,如同意境悠远的小诗,或轻柔,或缠绵,或清冽。我常静坐窗前,听雨声淅沥,看雨丝飘洒。雨的清润、雨的缠绵、雨的淡淡愁绪,都被我细细品味。

每次品雨,都能品出妙不可言的快意。许多被雨的音韵点缀的往事,轻轻地在耳边响起,如一首优美动听的歌。

记忆中儿时的雨像欢快的儿歌。每临春雨,我总看见父亲站在雨中,仰着头,激动地感叹:“细雨湿流光,芳草年年与恨长!”那时,我不知道父亲这么高兴的原因,更不知道父亲说这话的意思,我冲进雨中一阵欢蹦乱跳,跟着父亲大声喊起来。只一会儿,雨淋湿了我的头、衣服和全身,我不但没感觉到冷,反而觉得春雨柔柔的,暖暖的。然后,我看见父亲在雨中笑了,笑得格外开心,笑声像雨滴声那般响亮而动听……

长大后,雨像婉约词章般浪漫。每当细雨飘飘而来,我想象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,想象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……仿佛随窗外的细雨,来到梦中那条长长的小巷里,走来的也是一个带着温婉诗意的她,如诗如画般点缀我的青春!

雨丝轻扬,淅淅沥沥,像含蓄隽永的思乡绝句,平仄错落,意蕴悠长,常让

我读得如醉如痴,心也跟着湿润起来。每当下雨,窗外的喧嚣仿佛被雨声轻轻滤去,天地一片清宁。我总爱随手捧起一本书,独坐窗前,任细雨敲打着窗棂,沙沙作响。在这细密温柔的雨声里,慢慢品读文字,也悄悄回味故乡的点滴。雨声与书香交织,思绪随雨丝飘远,一时竟分不清,是在书中沉醉,还是被这满含乡愁的雨,深深打动。

细雨飘零时,我细细倾听雨的声音,细细品读雨的心扉,细细欣赏雨的舞姿,任凭雨把丝丝凉意带进房间。那一刻,整个人感觉忘掉了人世间的浮华、喧嚣、得失,身心不自觉地融进雨那清新、淡雅的意境之中……

因为品雨,品出了一种恬静,一种幽雅,一种淡然!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我喜欢雨,更喜欢像品诗一样去品雨,因为雨总陪伴我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,孕育着不同时期的希望,点缀着不同时期的梦想!有时雨就像一首儿歌欢快而动听,有时雨就像一首情诗朦朦胧胧,有时雨就像一首思乡绝句那么缠绵绵绵……由此,我越来越感到,雨不仅仅是一首爱意浓浓的诗,不仅仅是一本充满人生哲理的书,而品雨,却是一种境界,一种追求,一种心境。



夕照

叶毅玲 摄

包面里的温度

龚本庭

父亲来城里小住,没几天就念叨老家的牛和地,非走不可。送他去车站,路过一个包面摊,他停下脚步:“来碗包面吧。”

父亲低着头吃包面,热气模糊了他的脸。我看着那碗包面,想起二十多年前——

我在离家20多里地的镇上读中学时,父亲每隔一两个月送一些米来,也会带上一两坛母亲腌的菜。那时在学校住宿,我的同学都是周末回去背一点米,然后去食堂换成饭票。有时我想自己背一点去学校,可父亲坚持不让。“有空我给你挑一点去,也不费什么事,你安心学习就好。”父亲会选一个稍空闲点的日子,挑上几十斤米到学校,并且帮我兑换好饭票。父亲忙完这些,差不多到中午放学的时候了。

“走,我们到外面餐馆里吃包面去。”父亲把我引进一家小餐馆。那时镇上仅有一两家餐馆,中午没多少生意。炒菜吃饭比较贵,父亲和我一人吃一碗包面。包面的馅是肉馅,放点辣汁后,吃得脑门生汗。父亲还会从自己碗中拨几个给我,“长身体,多吃点。”吃完后,父亲走20多里路回家。我至今记得,当时一碗包面两角五分钱。接下来的几年,父亲每次来学校,我们都是同吃一碗包面。后来条件好了些,但父亲似乎对包面情有独钟。

记忆中只有一次,父亲来校后没有与我一同吃包面。那天下很大的雨,父亲来得比平常早许多。把饭票给我后,父亲说田里淹水了,要排涝,直接回去了。父亲走的时候,我看见他眼里有红丝,估计这几天都没睡好觉。接下来几天我都做梦,梦见父亲疲惫的身体和红红的眼睛。直到周末回家,我见到父亲身体无事才放心。

“还记得你上学时吃包面的情景吧?”父亲问我,我说记得。“唉,那时条件差,只能和你吃碗包面。”父亲好似有些愧疚。

他不知道,那碗包面,已经足够温暖和幸福了。后来,父亲走了。我们再也没一起吃过包面。

父亲的算盘

叶金福

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,这是村里人公认的。

父亲读了三年村小,便辍学在家,后来在邻乡的一家粮站工作,负责记账、算账。口头算、笔头算怕算错账,父亲便开始学打算盘。

粮站里的人专门给他买了一把大算盘。由于没有专门教学的书籍,父亲便开始找人教他。

粮站所在的村,有一位年长父亲三十多岁的会计,算盘打得好。父亲隔三差五地去看他,与这位会计喝酒聊天,等酒喝高兴了,父亲便向他提出学打算盘。

会计收下了父亲这个“学生”。苦学苦练一段时间后,父亲基本掌握了打算盘的要领,能轻轻松松地用算盘算账了。

粮站离家很远,父亲后来离开了,回村当了一名会计,当了三十多年。

那时全乡有二十四个行政村,会打算盘的村会计不多,打得一手好算盘的更不多,于是父亲成了“香饽饽”。一些不会打算盘的会计,一有难算的账就会登门找父亲帮忙。一来二去,本村的、邻村的,哪家有需要算账的,都会来找

父亲。父亲的朋友也多了起来,有的甚至成了逢年过节来往的好朋友。

父亲自然不会忘了我们三兄妹。我们很小的时候,父亲便教我们打算盘。当时的同龄人里,只有我们三兄妹会打算盘,因而,成了他们心目中的“厉害人”。

后来,很多家庭都用计算器算账,我也给父亲买过计算器,但父亲拒绝了,说计算器太死板,没有算盘算账来得顺来得快,而且打算盘能活动手指头,对开发大脑也有好处。

父亲曾说过,算账需要打算盘,过日子也需要打算盘。为此,父亲一辈子勤俭,也教会了我们三兄妹勤俭。

2023年4月,83岁的老父亲去世了,跟随他一辈子的算盘依旧放置在他的房间里。每每回乡下老家看见这把熟悉的算盘,我便想起了父亲,想起父亲教我们三兄妹学打算盘的情景,想起父亲静静地坐在房间里“噼里啪啦”算账的情景。往事历历,如在昨日。

父亲走了,算盘还在。我相信,父亲在那边也会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算盘。有了算盘的陪伴,父亲在那边一定也很快乐。